

牢記歷史 珍愛和平 勿忘國恥 圓夢中華

新界各區紀念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

72 周年活動 特刊



資料剪輯滙編：新社聯政策部
督印人：梁志祥 陳勇



目錄

摘 錄

- P.1** ① 董建華在紀念為保衛香港而捐軀人士
官方儀式上的致詞

香江抗日烽火

- P.2-7** ① 香港大嶼山抗日游擊隊 (陳達明)
- P.8-12** ② 憶我兄黃作梅 (黃作材)
- P.13-14** ③ 從「蕃書仔」到共和國外交官 (何卓雲)
- P.15-26** ④ 駭人聽聞的南石頭慘案 (香港抗戰歷史研究會)
- P.27-32** ⑤ 小靈的呼喚 (香港抗戰歷史研究會)

- P.33-封底內** 活動花絮 (1995-2017)

- 封底** 鳴謝

資料剪輯滙編：新社聯政策部

地 址：香港新界大埔廣福道152-172號
大埔商業中心九樓

☎：2653 0188 ✉：info@ntas.org.hk
☎：2650 7528 🌐：www.ntas.org.hk

出版日期：2017年9月

承 印：明登創意有限公司

非 賣 品

由於編委會同寅識力綿薄，本刊難免有疏漏謬誤，
敬請不吝賜教，並盼見諒。

在紀念為保衛香港而捐軀人士 官方儀式上的致詞

董建華

各位嘉賓：

今天，我們在這裏聚首一堂，是為了紀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為保衛香港而捐軀的人士。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軍佔領香港。為了保衛香港，不少香港市民奮不顧身，頑強抵抗，甚至犧牲了寶貴的生命。此外，來自英國、加拿大、印度大陸和其他盟國的軍人，也為保衛香港而奮勇作戰，作出犧牲。今天我們在這里聚在一起，是要向每一位為保衛香港而作出犧牲的人士致以崇高的敬意。

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部分成員亦曾為保衛香港而捐軀。港九獨立大隊是一支游擊隊，於1941年底至1945年間，在日軍佔領的本港範圍內活動。隊員中大部分是本地人士，尤以新界人士居多。在今年的儀式中，我們會把曾為保衛香港而捐軀的115位獨立大隊成員的名錄，存放在紀念龕中，與原本載有約900位陣亡戰士姓名的名錄並列，以正式表揚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在抗戰時期所作出的貢獻和英勇行為。

我謹代表全體香港市民向所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為港捐軀的軍民及其家屬致敬，並向出席今天紀念儀式的每一位香港退伍軍人組織的成員，包括獨立大隊老游擊隊戰士，以及他們的家屬致意。

1998年12月28日



一九九七年九月十六日(中秋節)，
時任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接見
老游擊戰士代表。



香港大嶼山游擊隊

摘自《香港大嶼山游擊隊》

序 言

陳達明 2015年2月

大嶼山是香港地區一個孤立的海島。1942年初，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以下簡稱「游擊隊」）決定在這個島上開闢游擊戰場，主要是為了配合盟軍反攻做好戰略需要的準備。

大嶼山島位於珠江口，在香港島西邊，有著重要的軍事價值。它北面對著伶仃洋，南面與萬山群島遙遙相望。盟軍在太平洋地區組織反攻時，控制住大嶼山島，便可以監視日軍通往南太平洋的航道，封鎖香港通往澳門、廣州的航線，破壞日軍利用香港作為南太平洋中轉站的戰略地位。

在日軍戰略據點——香港近郊海島上開展游擊戰爭，是極其嚴峻的挑戰！

大嶼山島面積140多平方公里，兩座高山佔去了大部分地方。鳳凰山海拔994米，大東山海拔869米，山上光禿禿的沒有多少樹木，村莊都建立在山腳靠海邊的地方。游擊隊在島內開展軍事活動，缺乏迴旋餘地，行軍和轉移陣地時容易暴露目標，運用機動靈活的游擊戰術，會遇到很大困難。

最早帶部隊開入大嶼山島開展工作的中隊長劉春祥，在肅清土匪、部隊站穩腳之後，為及早應對日軍即將到來的掃蕩，他乘一艘武裝機動木船，搜尋部隊必要時從海路轉移到外線踏石角、龍鼓洲作戰的通道；在回航的時候，突然同日軍兩艘巡邏炮艇相遇，倉促投入戰鬥，終因航速與火力不及敵人，苦戰三個小時後，除一名諳水性的女舵手游水回赤鱸角外，劉春祥及其餘的11名班、排幹部和戰士壯烈犧牲。

游擊隊付出了沉重代價，重新檢討研究孤島游擊戰的戰術，擴大吸收人熟地熟的當地青年參軍，加強分散作戰訓練和夜行軍訓練，再一次為粉碎日軍大掃蕩做準備。1944年5月，日軍出動飛機4架、中小型軍艦及炮艇40艘，調派警備隊2000多人，又從桂山島調來偽軍600多人，分三路從東湧、大澳、梅窩登陸，實行全麵包圍，分區清剿，前後歷時21天。游擊隊在來勢洶洶的強敵面前，充分運用機動靈活的游擊戰術，化整為零，夜間行軍轉移陣地，就在孤島內同日軍捉迷藏。反掃蕩戰的結果是，除少數游擊隊戰士和村莊積極分子不幸遇難外，游擊隊主力保存了下來。

日本法西斯的致命弱點是兵源短缺，不得人心，大掃蕩至6月中旬，日軍大部隊撤出，留下大約五倍於游擊隊兵力的警備隊、憲兵隊和偽員警，盤踞在各重要據點，繼續清剿。就在這個時候，游擊隊開始反擊，調動主力消滅了大澳偽警察局，收繳了貝澳偽鄉政權的全部槍械，夜襲牛牯塢日本憲兵隊，長途奔襲馬灣湧憲兵隊，取得了一個接一個的勝利；游擊隊聲威大振，當地青年參軍的更多，游擊隊同當地人民群眾血肉相連，成了大嶼山人民的子弟兵。游擊隊又以內伶仃島、龍鼓洲島為依託，重新建立了海上機動武裝船隊，不斷攔截和繳獲日軍從香港開往廣州的運輸船隻，改善了游擊隊的給養。

在游擊隊威力的震懾下，留駐在大嶼山島內據點的警備隊和憲兵隊，龜縮在營房內加固防禦工事，不敢出動到游擊隊活動地區；各據點內的偽員警和憲兵巡查隊，許多人私下送情報，要求將功贖罪，有的更成為游擊隊潛伏在偽軍陣營內「白皮紅心」的成員。在大嶼山島上，日本人成了侏儒，游擊隊才真正是巨人。

在香港近郊大嶼山孤島上開闢游擊戰場，游擊隊戰士英勇不屈，同當地人民群眾血肉相連，充分運用游擊戰術，在戰火的錘煉中，不僅可以生存，而且可以發展。

日本法西斯侵佔香港的黑暗年代，在大嶼山土地上，留下一件至今令人傳誦的光輝事蹟：佛教聖地寶蓮禪寺的筏可大師，同游擊隊領導人魯風之間，患難與共，建立了珍貴的友誼。儘管大家有著不同的文化背景，卻在「愛」的永恆真理方面，息息相通；筏可大師本著愛國愛教、普度眾生的宗旨，魯風副大隊長堅持抗日救國、反法西斯統治的理念。這種崇高的精神境界，使他們甘冒生命危險，相互支持，建立了真摯的友誼。

大嶼山島廣大村民，尤其是青年人，愛鄉、愛港、愛國、愛世界和平，他們在高貴精神的呼喚下，拿起槍杆，不畏強暴，成了英勇作戰的反法西斯戰士。當此書出版之際，向他們致以崇高的敬意。

大嶼山抗日游擊隊

大嶼山是香港地區一個孤立的海島，港九游擊隊大隊部決定在這個海島上開闢游擊戰場，主要是為了配合盟軍反攻做準備的戰略需要，也是為了在港九地區開闢一條新的游擊戰綫，團結更多的人民群眾共同抗日，減輕日軍對新界游擊隊主力部隊的軍事壓力。

大嶼山島位於珠江口，在香港島西邊，有著重要的軍事價值。它北面對著伶仃洋，南面與萬山群島遙遙相望。盟軍在太平洋地區組織反攻時，控制住大嶼山島，便可以監視日軍通往南太平洋的航道，封鎖香港通往澳門、廣州的海上航綫，破壞日軍利用香港作為南太平洋中轉站的戰略地位。



派出先遣部隊

大嶼山島面積有140多平方公里，比香港島大兩倍，有幾十個村莊。群眾受日軍的壓迫，生活十分困苦；在那裏開闢游擊戰場，一般估計是能站住腳的。但是，大嶼山島是一個孤立的海島，游擊隊在那裏會孤立無援；而且，島上兩座近千米高的鳳凰山和大東山，佔據了大部分面積，游擊隊在島內的軍事活動缺乏迴旋餘地，會遇到許多困難。游擊隊是否真的能在大嶼山站住腳，需要派出一個精幹的先遣部隊作實地考察。

1942年4月，大隊部派蘇光、陳滿任隊長，帶邱球、曾可送、林容、陳漢平等組成一支武裝工作隊，配備一挺手提機槍、四支長槍和一支駁殼槍，準備進入大嶼山開展工作。大隊部又指示長洲地區的地下工作者陳亮明和大嶼山芝麻灣半島大浪村的地下工作人員配合蘇光武工隊的工作。

武工隊同陳亮明約定，武工隊黑夜先到達青山公路青龍頭附近山地，等待大嶼山駛來的船隻靠岸，見燈光聯絡信號，就迅速穿過日軍來往頻繁的公路，登船渡海到大嶼山。當夜，大嶼山地下工作者陳友來接武工隊，船駛過汲水門後，就沿著大嶼山島岸邊航行，天亮前抵達芝麻灣半島的大浪村。武工隊住了兩天，初步瞭解當地敵情後，決定轉移到基礎群眾基礎和軍事地形更有利的水口村一帶，將其作為開展工作的第一個據點。

增加兵力 重新部署

游擊隊保護塘福一帶村莊和長沙灣一帶的漁民免受搶劫，使土匪幫派很不甘心，他們便到中山縣香洲請林耀為首的大股土匪到大嶼山來，並且聯合盤踞在大嶼山北面東涌的李七匪幫，總共400多人，向塘福村一帶洗劫。

大幫土匪分兩路進犯，一路由林耀帶著從石壁村經水口村擁來，一路由李七匪幫從東涌經塘福村後山坳擁來，分進合擊。當地青年剛剛組成的自衛隊寡不敵眾，他們又未見過大仗，而且武工隊的兵力和武器也有限，無奈之下，只好掩護村民撤退。大嶼山南面的村莊遭受了土匪的蹂躪。

在土匪盤踞塘福村搜刮期間，武工隊撤退到芝麻灣半島的大浪村，隊長蘇光立即趕回游擊隊大隊部詳細報告情況，要求增派部隊重新開展大嶼山地區工作。

大隊部分析了武工隊開入大嶼山島以後發生的一切情況，認為大嶼山島基本上具備開展游擊戰爭的條件，決定增派以主力中隊的中隊長劉春祥為首的一支有獨立戰鬥能力的武裝力量，重新開到大嶼山去。大隊部任命劉春祥為大嶼山獨立中隊中隊長，陳亮明為政治指導員，蘇光為副中隊長，下面暫編兩個小隊，配備足夠的機槍和步槍等武器。

當時，以林耀為首的外來土匪在大嶼山南部塘福村一帶輪番洗劫，糧食吃光了，豬、雞也吃完了，衣服和貴重物品也搶無可搶了，便拉隊回中山縣去；李七匪幫也回東涌老窩去了；剩下來的都是一小股的土匪。劉春祥率領部隊開到水口村後，決定立即打擊那些作惡多端的土匪，安定人民的生活。游擊隊進入水口村的第二天，知道大鴉洲還有土匪盤踞著，便乘船出發襲擊那股匪幫。正規游擊隊對付烏合之眾的土匪，不用費多大力氣，就把那幫打家劫舍的傢夥消滅了。水口村附近零零星星的土匪幫派知道游擊隊回來，也都嚇跑了。大嶼山南部各村莊跑到外面去避難的村民，陸續回來，重建自己的家園。



圖中長者乃陳亮明遺孀--巢湘鈴(2017年為96歲)

重新建立海上部隊

盟軍反攻開始以後，日軍在廣州、香港之間的海上交通更加繁忙，香港作為日軍對南太平洋中轉站的作用更為重要。大隊部下令要求大嶼山中隊負責監視和騷擾日軍在珠江口的海上運輸綫，重新建立自己的海上武裝船隊。

大嶼山游擊隊吸取了血的教訓，首先開闢內伶仃島作為自己的海上基地，同漁民群眾在一起開展活動。同時又派出民運人員到龍鼓洲地區開展工作，把它作為海上活動的支援點，海上武裝船隊站住了腳。

1944年7月，海上船隊在內伶仃島附近攔截了一艘日本人的大機動船，部隊派人把船上的人員看押起來，並要他們招呼後面的一艘機動船停航。這艘大機動船連同物資，被游擊隊一齊押解到寶安縣西鄉附近，支援了那里的游擊隊。日本人在珠江口航道上的運輸，常常受到襲擊，但日本法西斯日暮途窮，他們沒有那麼多的兵力對付游擊隊，只好望洋興嘆。8月間，游擊隊的武裝船隊在珠江口巡航，遇到一艘掛日本旗的大機動船迎面駛來。當時，游擊隊的船隊佔了上風，估計敵人火力後，決定發起攻擊。一面用機槍和步槍火力壓制敵人反抗，一面接近搶攻。最後，游擊隊繳獲了500多擔糧食，並將糧食運回大嶼山分發給部隊，解決了很長時間的給養。他們前後繳獲20多艘大機動船，還有大量的物資。大嶼山島的游擊隊同海上武裝部隊相互配合，增強了自己的機動作戰能力。

日軍大掃蕩

1944年5月，日軍對大嶼山游擊隊進行全面大掃蕩的日子終於來臨。日軍由駐港警備司令部小田少將親自策劃，對港九人民抗日游擊隊實行分區全面大掃蕩。大掃蕩在西貢地區、沙頭角地區、元朗、荃灣地區以及大嶼山地區輪番展開，5月中旬，便集中兵力掃蕩大嶼山。

日軍動員了2000多人及駐防桂山島的偽軍600多人，動用中小型戰艦、炮艇40多艘，出動飛機4架。先在海上嚴密封鎖，用飛機轟炸東涌鄉石門甲村等游擊隊常到的駐防地。接著，警備部隊在各區登陸，用大炮轟擊鳳凰山地塘仔村及其他靠山的小村莊，進行火力搜索和威嚇。日軍來勢洶洶，開始了歷時21天的大掃蕩。

日軍第一期大掃蕩計劃是在大嶼山的東涌、大澳、梅窩三個最重要地方登陸，屯駐重兵，每日派人登上主要山峰，監視大嶼山全島，實行全面包圍，企圖尋找游擊隊的位置，並進行攻擊。

游擊隊通過潛伏在偽軍和區政府裏面的情報人員，早已知道日軍要集中兵力進行掃蕩。游擊隊決定利用部隊戰士大多數是當地青年、人熟地熟的特點，實行「化整為零」，將部隊劃分為輕裝的5個戰鬥小分隊，選擇地形條件好的地區，分散活動，盡可能避過敵人的鋒芒，然後視情況反擊。在各地區村莊活動的民運工作人員則依靠當地群眾，堅持在各村莊附近隱蔽，擔負起偵察敵情和聯絡工作。一場重大的搏鬥展開了。

在日軍大掃蕩前期，游擊隊每天都注視著日軍的動向，用機敏的行動，出沒在深山密林和山崖海角之間，有的小分隊就在昂坪寺附近的密林裏隱蔽。當日本警備部隊開始對村莊附近的山溝和密林進行搜索時，游擊隊便轉移到山上；等敵人再到山上搜索時，游擊隊夜行軍轉移陣地，一直與日軍捉迷藏。迫不得已同日軍發生小戰鬥時，游擊隊都很快撤出戰場，擺脫敵人，儘量避免暴露目標。由於游擊隊戰士是具有高度政治素養的當地青年，鑽山溝和夜行軍的本領，比日本警備隊強得多。他們夜裏派人回到村裏與民兵和積極分子聯絡，密切掌握日軍的行動。當日軍不在村莊駐防時，村民便送飯給游擊隊隊員吃。



在大掃蕩期間，部隊隨時準備戰鬥，隊員十分緊張和疲勞。他們在山野露營，生活相當艱苦，遇上了下雨天，山路濕滑難行，還要消耗更大的體力；有時不便生火做飯，便要挨饑抵餓，而游擊隊指揮員和戰士們就不時低聲唱著抗日歌曲，互相鼓舞鬥志。

大掃蕩期間，在各村積極分子的監視下，漢奸走狗懼于游擊隊的威力，多數不敢亂動。日軍耳目不靈，在軍事上搜索的盲目性很大。日軍兵源雖多，也不容易奏效。游擊隊的民運工作人員陳紹明和交通員莫興友，在敵人駐防東涌鄉時，隱蔽在藍余村背後不遠的岩洞裏。十多天裏，都由石榴埔村的阿牛嫂和藍余村的阿吉姑冒著生命危險送軍事情報和炒米飯或是米飯給他們，一直堅持到日軍撤退為止。

日軍除了掃蕩大嶼山本島，還掃蕩大嶼山的週邊島嶼。游擊隊設在大鴉洲的稅站，早已準備轉移到外隱蔽，但日軍得到漢奸的情報，放火燒了軍民合辦的漁欄和交通站，槍殺了一個經常支持游擊隊的阿元婆和一個漁欄店員，游擊隊在交通船上的交通員朱發也被殺害了。

嚴峻的考驗終於過去了，游擊隊在大掃蕩中沒有被掃走，軍事力量保存了下來，各村的民兵和抗日積極分子隊伍也保存了下來。

游擊隊鋤奸

1944年5月末，日軍主力開始撤退，而留在東涌、大澳、梅窩三個重要據點和一些重要交通要道如塘福村、石壁村的日本憲兵隊，展開了第二期清剿計劃。

日本憲兵每日帶著漢奸、特務到各村殘酷毒打村民，強迫他們供出游擊隊、民兵和積極分子的下落。游擊隊的非武裝民運工作人員和村裏的抗日積極分子在這個時期損失不少。民運人員吳華權，後勤人員溫佩珍、金彪因漢奸告密犧牲，民兵和積極分子犧牲的也有8人之多。如果讓日軍繼續清鄉，漢奸、特務的氣焰會愈來愈高，游擊隊群眾基礎的損失將不可估量。

游擊隊決定提前開始反擊。黃高陽在大東山伯公坳密林深處的山洞裏，召集分散在各處活動的小分隊隊長和排級以上幹部開會，總結對付日軍大掃蕩的經驗，作出反擊戰的部署。游擊隊重新集結主力，先展開鋤奸活動，通過鋤奸告訴大嶼山的群眾：游擊隊沒有離開。然後，偵察敵偽據點，逐步進行反擊。

石壁村的陳大頭，平時假裝親近部隊，參加村裏的活動，但在日軍大掃蕩開始時，他主動為日軍帶路搜索游擊隊，向日軍提供本村抗日積極分子名單。游擊隊派出的鋤奸組在村民兵的協助下，摸清他的行動規律，在石壁村去大澳公路的羌山村附近埋伏，準備將其活捉後解回石壁村公審，可是他頑固抵抗，只好就地槍斃。

長洲日本憲兵隊特工科的一名特務，作惡多端，經常坐船到貝澳村，然後經陸路去大澳。游擊隊的鋤奸組在水口村同石壁村之間的公路上埋伏，將其活捉，審訊後將他槍斃。

貝澳村偽村長在敵人掃蕩中，協助日軍搜索游擊隊。日軍撤退後，又組織10多名偽軍武裝自衛隊，幫助日軍維持治安，檢查過路行人。游擊隊多次派人勸導，爭取他棄暗投明，都遭到拒絕。貝澳村的地理位置相當重要，是長洲、梅窩去大澳的必經通道，又是游擊隊在芝麻灣半島大浪村基地的出入口，游擊隊是不可能讓一支小小的偽軍堵在自己大門口的。中隊長蘇光決定拔掉這顆「釘子」。

1944年6月初的一個早上，游擊隊包圍了貝澳村，收繳了偽軍自衛隊的全部槍支，抓了偽村長回部隊駐地，曉以大義後釋放他回家，並要他到日本憲兵隊去報告，說游擊隊看管不嚴，自己跑回來了，以取得日本人的信任，繼續做「白皮紅心」的偽村長，將功贖罪為反法西斯做點好事。

大嶼山各地區懲戒漢奸、特務的工作，在各村民兵和積極分子的協助下，進展得很順利。各村的群眾都受到了鼓舞，堅定了反法西斯的信心。



襲擊大澳偽警察局

1944年10月的一個夜裏，游擊隊巧妙地襲擊了大澳偽警察局。

大澳偽警察局有30多人，自從日軍大掃蕩以後，偽軍仗著日軍的勢力，欺壓群眾。鹽田工人尤其憤恨，強烈要求游擊隊為民除害。游擊隊本來就想要在日軍大掃蕩後找機會反擊，根據群眾要求，通過早已派到偽警察局做情報工作的游擊隊員，按戰鬥要求詳細偵察情況；游擊隊分析了偽警察局的戰鬥力和駐地地形圖，決定採取裏應外合的作戰方案。

在大澳鎮同大嶼山島間有一條小海涌相隔，平時要有渡船才能進入市區。加上日本憲兵隊駐地距離大澳鬧市不到一公里路，偽警察局想不到游擊隊竟敢襲擊他們，因此思想麻痺，在大澳鎮開設賭場，通宵聚賭。這是游擊隊出其不意襲擊的好機會。

游擊隊當夜輕裝開到大澳近郊梁屋村集合，摸准潮汐漲落時間，即派偵察員到小海涌實地偵察，選擇了徒步涉水的通道。30多名武裝人員悄悄地偷渡成功，在岸邊集結待命。

他們按預定部署，派副班長李友帶領一個戰鬥小組直撲警察局局長家，剪斷了其同日本憲兵隊通話的電話綫；派王鳴、邱球率領隊伍襲擊各個偽警派出所，收繳槍支彈藥；又派一個戰鬥小組由陳其昌帶領，偽裝成賭客從鎮裏的賭場往渡口走，很快收繳了懶洋洋地在渡口站崗的員警的槍支。掃清週邊之後，即派出一個戰鬥小分隊直奔偽警察局駐地，主力部隊在後面跟進。早已潛伏在警察局的游擊隊隊員，根據預先約定的暗號，在先頭小分隊到達警察局門口後，即打開大門，收繳了哨兵的槍。游擊隊隨即衝上二樓宿舍，當時大部分員警還在睡夢之中，聽到「繳槍不殺」的喊話，他們沒有什麼抵抗，舉手投降，30多支槍全部被繳。

被俘的員警都是大澳當地人，立即釋放他們會惹起麻煩，押送到游擊隊營地又沒有必要，反而會暴露軍事秘密。正猶豫之際，潛伏做內應的游擊隊員建議，不如把這些員警押到附近的監獄去，天亮以後再釋放他們。做內應的游擊隊員認識看守監獄的員警，他帶一名被俘的員警先行去叫門，騙那個看守監獄的員警說有犯人要來看管。等到看守監獄的員警明白是怎麼一回事時，游擊隊戰鬥小組已經對他繳械了。

游擊隊對全部被俘員警曉以大義，要他們以後不得欺凌鄉里，並限令他們到天亮之後才能取下牆上掛的鑰匙，自己打開監獄大門到日本人那裏去報告。襲擊成功了，游擊隊背著繳獲的槍支彈藥急行軍離開大澳地區。

游擊隊衝入警察局時，大澳鎮人聲鼎沸，都知道游擊隊打進來了。在日本憲兵隊附近警戒的游擊隊，不知道日本人為什麼不出來支援。據事後偵察，原來當天夜裏日本憲兵隊隊長正在大澳鎮嫖妓，知道游擊隊打警察局，他更不敢單槍匹馬回憲兵隊去。日本憲兵隊向警察局搖電話不通，情況不明，不敢主動部署支援，游擊隊在日本憲兵隊的眼皮底下把偽員警消滅了。

大澳鎮的群眾十分高興，對游擊隊的這次襲擊加插了許多花絮，說是「神兵天降」「一網成擒」。這一仗部署周密，長了游擊隊的威風，丟了日本憲兵隊的臉，偽員警再也不敢明目張膽地欺壓群眾了。



憶我兄黃作梅

黃作材

1945年的9月3號是日本以戰敗國簽署投降書的日子。最近，習主席在接見離休幹部、抗日老戰士代表時說，希望老戰士把抗日戰爭的親身經歷講給年青一代聽，必須把「古仔」講好。今天是抗戰勝利七十二週年的紀念日子。我把大哥黃作梅的那充滿傳奇的一生講給大家聽，盡一點歷史責任。

我是作梅的五弟，黃作材，今年91歲，香港土生土長，戰前在華仁書院讀書。香港淪陷那年我十五歲，便加入東江縱隊打日本仔了。

從抗日戰爭搞情報，救出大批英軍官兵和美軍飛行員。特別是提供大量有重要價值的軍事情報給英，美盟軍以及作梅犧牲前後，整個過程我都在現場。我既是他的兄弟也是歷史見證人。

作梅是一個不可多得的外交官

東江縱隊有兩個情報專家，一個是袁庚、一個是黃作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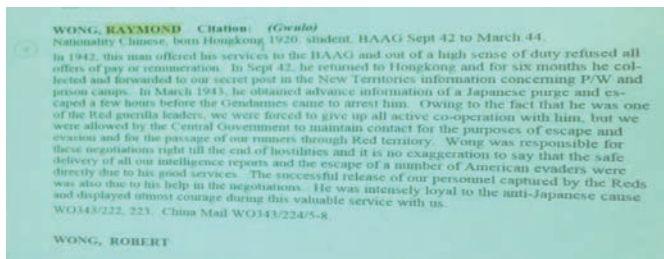
東江縱隊在抗戰中最突出的兩大貢獻：一是香港淪陷後秘密搶救好幾百位文化人(包括郭沫若、周韜奮、矛盾、胡繩等重要人物)送回游擊區。二是和英美盟軍合作，共同反擊日本法西斯。這兩件重大工作，作梅都參加了。作梅為什麼能從集中營救出八十九個英軍及香港英國高官呢？因為他戰前已是香港華人文員協會主席，很多高官都認識他，信任他。特別是首批獲救的賴特上校(後來是英軍服務團創辦人)，他親筆寫信交作梅轉集中營的高官，他們便深信不疑，大力配合得以成功。非常時期「信任」二字是值千金的。

2015年11月9日，我女兒黃文莊和賴特上校之女伊利沙白會面時，她提供了當年英軍服務團對黃作梅(WONG,RAYMOND)的評價。

Wong, Raymond 表彰：(Gwulo)

中國籍，1920年香港出生。

學生。1942年9月-1944年3月 英軍服務團



(由伊利沙白女士提供)

1942年，此人主動為英軍服務團服務。出於高度的責任感，他拒絕我們提供給他的薪金。1942年9月，他返香港後的六個月裡，收集及向我新界情務站提供了有關戰俘及集中營的情報。1943年3月他預先得到日本要進行大掃蕩的消息，在憲兵來逮捕前幾小時逃脫了。由於他是紅色游擊隊首領之一，我們被迫放棄和他全面積極的合作，但為了要經紅色地區撤走，中央政府仍允許我們和他保持聯繫。直到行動結束，他一直負責所有談判。我們能安全發報所有情報及許多美國人的逃脫均有賴於他的盡心盡力服務是一點也不誇大的。我們被紅軍逮捕的人員能成功釋放也有賴於他的調解。他高度忠於抗日事業，並在為我們提供有價值的服務中展現出無比的勇氣。(梁鴻儒譯)

2015年11月9在香港大學與淪陷時期創立
英軍服務團的賴特上校之女兒伊利沙白(坐椅者)會面



(照片由張念斯提供)

後排左起：張兆和、尹素明、大衛·克爾、
鍾敏強、黃文莊、廖國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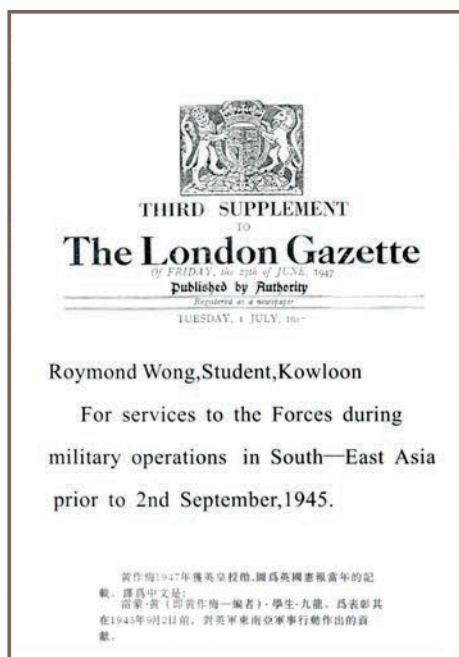
由於東江縱隊在日佔區拯救了美國飛行員而得到美軍的信任，繼而要求開展合作。作梅擔任聯絡員兼翻譯，他們向盟軍提供了大量非常有價值的軍事情報，配合十四航空隊陳納德將軍派飛虎隊轟炸香港、東南亞、中國大陸東南沿海的日軍軍事基地，都起到決定性的作用，得到陳納德將軍的一再感謝讚揚。

其中獲救的美國飛行員克爾中尉在東江縱隊土陽司令部見到作梅時這樣描述「...About as nice and as good at English, and much better informed, He has told me many illuminating facts about Chinese politics and showed me good maps of my travels and present location...」摘自「克爾日記」英文原稿第273頁。

「...一樣是那麼和藹和講流利的英語，而且消息更靈通些。他跟我講了許多關於中國政治實情，還給我看了有關我的行程和現時所處位置的精確地圖...」摘自「克爾日記」中文譯本第92頁。



此照片由獲救美國飛行員克爾中尉在東江縱隊土陽司令部用曾生司令給的照相機拍攝（1944年3月18日）
黃作梅、周伯明、曾生、林展、饒彰楓



和平後，作梅也因此得到英皇授勳。當時中共中央華南分局請示周恩來總理，他覆電：毛澤東同意作梅以少校身份接勳，並提到以後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正如香港中文大學未來城市研究所副主席許楨博士所說「當年黃作梅和港九大隊領導情報及救援行動，跨越膚色和國界，是國際人道主義合作重要一環」摘自亞洲週刊2015年6月7日《香港抗戰時期的國際救援》。

皇仁書院品學兼優高材生

作梅四歲入私塾，讀卜卜齋，如「天地玄黃，宇宙洪荒」，「人之初、性本善」之類。六歲考入名校敦梅小學，共讀了八年古文，熟讀詩詞賦對。執教的老學究(老師)非常嚴厲，手執籐條高高舉起，看到哪個學生不集中聽課，籐條便馬上鞭下去，真是嚴師出高徒。作梅讀得非常出色，古文學基礎深厚。18歲就成為長篇言情小說作家。每天在香港「天光日報」(大報)發表，題目是「賢母良妻」，筆名叫黃懷冰。我因和他抄稿故字跡也有點像他的。

敦梅小學畢業後，因成績優異，學校保送他入皇仁書院(全港最有名的英文中學，當時香港公務員大多畢業於此)；從第八班讀到第一班(大學預科)全部考第一(免費)。後來(大概是80年代)其兒子黃偉建訪問過皇仁書院最後一個姓李的老校長(時已六十開外)，他翻出當時校刊「黃龍報」裏面寫到作梅是一個品學兼優的高材生，表現是EXCELLENT(最好)。李校長對黃偉建說：皇仁書院有很好的傳統，學生畢業後，大多都是默默耕耘，對社會作出貢獻後，人們才發現他是皇仁書院畢業出來的，令尊也是如此。

從東江縱隊辦事處到新華通訊社香港分社

1946年，作梅當東縱駐港辦事處主任，在九龍彌敦道172號3樓。關於這個地方，由原掛東江縱隊辦事處牌到1947年5月轉掛新華通訊社香港分社牌整個過程，我都是參與者和見證人(而且只死剩我一個)。曾任東江縱隊機關報「前進報」社長的楊奇，2000年初任廣東省委黨史辦顧問時，一定要我寫成文章，否則這段歷史就埋沒了。我只好硬著頭皮，花九牛二虎之力，收集資料，翻查歷史，終於寫成；「從東江縱隊到香港新華分社」一文。2004年7月7號曾刊登在香港明報副刊世紀版上。原文已交廣東省委黨史辦歸檔了。

分文不留捐獻父長俸

而彌敦道180號四樓，隔幾間，就是中共中央華南分局所在地。我為什麼這麼熟悉呢?因為作梅常常要我送文件過去給副書記方方、尹林平(林平)。當時共產黨經濟十分困難；我們在辦事處連飯都吃不上，每天到那些西餐館要求平價賣給我們那些人家打算倒掉的隔夜枕頭麵包(即方包)，拿回來後再去雜貨店買些赤砂糖(因白砂糖貴)，夾在一起當飯吃。

作梅當辦事處主任，而東西南北各路諸侯(沒有北撤留港的前東縱人員)都來要求安排工作、給生活費，他壓力非常之大。於是有一天，他下決心把剛剛從港英政府那兒替我父親領回來的公務員長俸(即

退休金，香港淪陷前我父親已在政府工作了二十多年)五萬元，一個不留寫了一張支票，要我送到隔壁180號四樓交給華南分局副書記尹林平，說這是我們家的捐獻，支持黨組織度過難關。

當時五萬元究竟是多少呢?幾百元便可買一套實用面積七八十平方米的房子，五萬元可買100套；套用今天的標準，應是十億圓左右。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尹林平代表組織按當時的匯率(4.270)折人民幣還給我們。

1947年作梅到倫敦籌辦新華分社，窮到連飯都吃不上，天天吃土豆充飢。但他却把身家財產全部捐出去支持革命，自己一個銅板不留，寧願吃不上飯。這就是我大哥。

黃作梅以倫敦新華分社社長身份到白金漢宮採訪後，在宮前與衛兵照相留念。時黃作梅已獲英皇頒授勳章(1947年秋冬間)。



從東江縱隊到新華分社

...本來，為了顧全大局，港九大隊於1945年9月28日，已發出了向香港、新界人民告別宣言，全部抗日武裝力量撤出香港、新界。

夏慤少將倉促進入香港，兵力不足，千頭萬緒，極需東江縱隊幫助，遂派其副官到沙頭角找到港九大隊領導，要求港九大隊暫緩撤退，并提出雙方馬上進行談判。曾生和林平馬上請示中央，同意進行，決定派出以袁庚為首，連同黃作梅等人組成代表小組，到九龍半島酒店內英軍司令部和夏慤少將會談，共達成三項協議(下文詳細論及)。其中一項，就是由英軍安排，就近尖沙嘴英軍司令部、方便聯繫之九龍彌敦道172號3樓，作東江縱隊辦事處，其後就由這基礎變成新華社香港分社。人事組織大都是從東江縱隊發展過來的。

...

無懼死神大義凜然

1955年4月初中國決定派出以周總理為首的代表團參加在印尼萬隆召開的第一屆亞非會議(簡稱：萬隆會議)，作梅是先頭部隊的領隊。出征前，他收到的情報和他的老上司老戰友袁庚(時任印尼大使館武官參贊)所收情報不謀而合——美蔣特務要在「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上放炸彈；他們當時同時把情報上報中央。而且袁庚還和他約定，要到萬隆機場接他飛機。可惜中央一直未覆。出征前一晚，我們都沒有睡覺(那幾天所有會議我都有參加)。深夜，作梅召開一次緊急會議，會上作梅以非常沉重的心情說：「中央一直未覆，自有中央難處；作為共產黨員，應該視死如歸。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跟著，他就去找他的得力助手金堯如(當時香港文匯報總編輯，原擬帶他同去採訪的)。見面時，作梅對他說：不要兩個人一齊去了，你還是留下來支撐工作吧(其實他不想兩個人同時犧牲)。這樣，金堯如便逃過一劫。

天亮了，他就去和太太告別。當時我嫂子已懷孕7個月。他要她好好把孩子生下來，鼓勵她一定要把孩子撫養成人。據我嫂子事後回憶，當時作梅的神情全不似話別，而是永別。他已經意識到，一去不復返了。

事後，三個獲救的印尼、印度籍的領航員、副駕駛員及機械師共同出了本小冊子；新華總社一得到就馬上寄一本給我。這三人因為按捺不住內心的激動，一定要把看見的真實情景寫出來，公諸於世。他們說：「飛機在爆炸，火光熊熊，煙霧使人快要昏倒。可是，這幫人却手挽手在高歌(我們估計是唱國際歌)，大義凜然，毫無懼色。」他們說：「從未見過對死神如此蔑視，也從未見過人類的勇氣可以達到如此崇高的程度。」

我十分相信，作梅在壯烈犧牲那一刻，仍然想到周總理的交帶「你是這一隊的領隊」。

八寶山上的追悼會，周總理親自參加了。「四、一一事件」10週年的紀念他交帶有關方面把一套國家禮品(斯里蘭卡政府送給我國的)銀質咖啡壺(壺身刻有斯里蘭卡國徽)送給作梅家屬留念。香港歷史學家陳敬堂博士在紀念文章說：「這就等於國家再一次給作梅授勳。」

作梅犧牲時才39歲。



(由香港新華社提供)



1955年5月，「克什米爾公主號」遇難的十一位烈士安葬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周恩來總理參加公祭。
(由北京新華社總社寄給各烈士家屬)



(照片由黃偉建提供)



左起：黃作梅兒子黃偉建
沈建圖兒子沈憶敏

2015年4月10日，紀念亞非會議60週年，新華社有關部門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為在「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中犧牲的沈建圖、黃作梅、李平烈士舉行祭奠儀式。

新華總社也派出高級記者閻捷來我家專訪。並告訴我，作梅當時還救了兩個人，一個是新華總社攝影記者錢嗣傑，另一個是大使館的機要員。作梅安排他倆坐船先走，因而逃過一難。作梅的人道主義精神遍及國內外。

最後，我以此文為結語「作為土生土長的香港記者和情報人員，黃作梅的生與死貫穿了抗戰、反殖等近代亞洲大事」摘自亞洲週刊2015年5月10日《萬隆上空的香港英魂》一文，作者許楨。

從「蕃書仔」到共和國外交官

何卓雲



【編注】1942年2月3日，東江縱隊港九大隊成立，眾多的熱血青年投筆從戎。何卓雲，當年荃灣一個「蕃書仔」也是其中一員。新中國成立後，他在外交部工作25年。1976年在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任副總經理，參與組建中國翻譯協會並任副秘書長，負責《聯合國紀事》中文版的終審以及聯合國重要文件和出版物譯文的定稿工作。2011年2月18日在北京去世，享年90歲。現將他生前所寫《我的簡歷年表》整理摘錄，看似平淡的文字展現了一個普通知識青年走向共和國外交官的足跡。謹以此文紀念東江縱隊港九大隊成立72周年。

1921年5月11日，我出身於香港荃灣河背村，乳名辛發。3歲的時候，父親進入香港海關當緝私隊員，全家隨之遷往九龍。6歲時改名何新發，開始上學。1932年，父親失業了，全家遷回荃灣，從此父親不再工作，母親獨自一人上山割草打柴維持全家生活。我認為只有讀書才有出路。我在大埔和元朗的官立英文學校讀了三年，接著在祖父的支持下，乘船早出晚歸在香港讀了三年英文和一年商專，領有口語、速記、打字、簿記的畢業證書。

抗戰爆發後的荃灣也與內地一樣，出現了如火如荼的救亡運動，對此我沒有太多的關注，照樣讀自己的書。

「皖南事變」喚起我的愛國心

1939年，我剛畢業，在鄉辦的荃灣公學代課，常接觸陳永安、陳秉仁、梁培、何秉坤、林燕萍、盧動、葉文秋等進步青年，閱讀進步書報，也參與虹虹歌詠團讀書小組等一些抗日救亡活動。

1941年，蔣介石製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周恩來寫了「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十六個字，在《新華日報》發表，揭露蔣黨破壞國共團結抗戰的陰謀，並迅速傳遍了大江南北，香港的進步人士到處演講，青年人在山裏秘密集會悼念遇難者，也喚醒了我這個「蕃書仔」。同年3月，我報名參加新四軍，啟程前，因身份沒暴露，留下參加地下工作。10月，在荃灣美商德士古火油公司見習倉庫管理員，作為職業掩護。12月香港淪陷。

1942年8月，我改名何發，進入新設立的荃灣偽區役所，任財務課員，每月「工資」20斤大米。當時在荃灣秘密傳看東縱政治部編印的《前進報》和傳遞消息的人已有三十多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投降，英軍少將夏慤進入香港受降。英方由於人力不足，糧食、交通、治安等問題很多，請求港九大隊幫助，經曾生司令員同意，留下部分幹部，組成四個自衛隊協助維持新界的治安，我任元朗的隊長，和大隊政委黃雲鵬與駐港九鐵路以西的英軍第44陸戰隊少校營長商談，決定挑選24人，分成六個組，費用和武器由英方負責，游擊隊方面黃雲鵬負責(1946年5月換為梁超)。對外方面由香港東縱辦事處黃作梅負責。

參加北撤到山東

1946年6月26日，東江縱隊北撤在即，接梁超通知，軍調部第八執行小組談判即將結束，曾生司令員的翻譯將隨葉劍英代表回延安，安排我隨隊北撤山東煙臺，任東縱司令部翻譯，立即去香港辦事處向黃作梅報到。臨行前回荃灣與家人道別，只見到祖母、小妹和未婚妻陳連寶，他交給我一枚金戒指，以備萬一失散時用。

27日早上，我從大埔坐船到沙魚涌，恢復曾用名「何卓雲」，向曾司令報到。部隊乘美國軍艦北撤煙臺，我為曾生司令員與美海軍分遣隊司令和第一號運輸艦艦長談判當翻譯。29日傍晚，2583名東縱指戰員分批涉水登上三艘美軍艦。我隨曾生司令員在第一艘艦上層駕駛室旁的一間小房子裏。30日凌晨起錨出發。到達煙臺後，我被編入幹部隊，駐紮在福山縣，在宣傳科《煙臺新聞》英文週刊工作，負責每晚抄收美國之音的新聞記錄，早上將譯文送總編輯。每2-3個月，聯合國救濟總署從上海運來救濟物資，由我帶領海關、水上員警、解放軍組成的臨時小組，負責碼頭管理。

1947年7月，國民黨進攻煙台，解放區發起「爬山頭」捐獻運動，我捐出了離港時陳連寶給我的金戒指。同年11月，我調膠東軍區司令部任偵察參謀，在美俘虜營中收集材料，通過電台搜集國民黨和美軍的情報。

在解放青島戰役中，我隨軍管會第二梯隊進城，外事處設在原國民黨青島市長公寓，我任副課長，負責接待外僑、培訓青年幹部和協助中央外事組來人登記美國在青島的房產等工作。形勢不斷向著有利我方的方向發展，在一年的時間裡，我軍前後抓獲了5批美軍陸、空戰俘，由政治部保衛部看押。我被調到保衛部負責看管和收集材料。

進入外交部

新中國成立後，我於1950年6月調外交部，隨中國駐緬甸首任大使姚仲明赴緬，任三等秘書，分管秘書組，負責對外所有文書來往的擬稿和翻譯，少量的對外交涉與談判的口譯。

組建中國翻譯協會

1976年4月3日，經國務院批准，資料組改為北京對外翻譯出版處，我被任命副主任，分管業務工作。1979年9月，國務院批准出版處改為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司局級單位)，我被任命為副總經理分管業務工作。

本文摘錄於2013年第1期《老戰士》，
因篇幅所限，略有刪節)



1946年8月，在煙台膠東行署外事辦公室工作的英文翻譯：
何卓雲(前排左一)



駭人聽聞的南石頭慘案

(香港抗戰歷史研究會)



香港抗戰歷史研究會
Hong Kong War History Research Association

駭人聽聞的南石頭慘案

抗日戰爭期間，粵港平民在廣州南石頭遭日軍 8604 部隊用細菌武器大規模殘殺，是世界罕見的反人類事件，其性質堪比歐洲的奧斯威辛毒氣營，其被害平民人數僅次於南京大屠殺。日軍在東北的 731 細菌部隊，其活體解剖令人髮指，直接死於 731 細菌部隊的有三千多人。而後來接任 731 部隊長的廣州 8604 部隊長佐藤俊二少將，卻早已在廣州用細菌殺害了數萬香港難民。



1941 年 12 月 25 日軍攻陷香港，大批英軍被俘



部分香港戰俘被運作日本做雜役，
在日本下船的場景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香港抗戰歷史研究會
Hong Kong War History Research Association

駭人聽聞的南石頭慘案



為誘使香港居民返回原籍，特意安排客輪送人

英軍戰前準備了大量糧食，但被日軍掠作軍糧。日軍藉口不堪近人口重負，定出香港只可保留造船、船員及其軍隊認可的人員五十萬人。除濫殺外，須設法驅使港人離開，實施“歸鄉政策”。最後是香港人口減少了超過 100 萬人。

1942 年頭一個月，日軍政廳即勸諭、利誘，威逼居民離港，驅離了 46 萬人。港人在回鄉途中，被暴徒、土匪掠奪或襲擊，因饑寒交迫而死，不計其數。歸鄉政策執行嚴厲時，憲兵隊當街隨意抓人，強行押解出境，甚至用船拉人到海島，棄之不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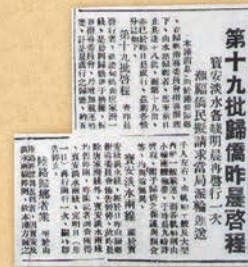


前事不忘 後事之師



香港抗戰歷史研究會
Hong Kong War History Research Association

駭人聽聞的南石頭慘案



報紙原文如下：

(本港消息)關於港僑歸鄉，在歸鄉指導委員會指導辦理下，由水路歸鄉者，迄至前日止共達十八批，而第十九批，亦已于昨日晨成行，茲特務情分誌如下。

第十九批啟程。查昨晨啟行者，只渣甸碼頭唐泉灣一線，是晨因歸僑過於擠擁，歸鄉指導委員會乃增加載運船隻，計是晨成行歸僑，約五千餘人，由帆船十艘及大型汽船一艘載運，而各帆船則由小輪兩艘拖帶，於昨晨九時許啟程，關於歸僑之保護與糧食等，均與前無異。



日人鼓勵港民歸鄉，特別設立歸鄉指導所

前事不忘 後事之師



香港抗戰歷史研究會
Hong Kong War History Research Association

駭人聽聞的南石頭慘案

去廣州的難民船到了鎮南炮臺旁南石頭，說是要經檢疫，方可放行入廣州。在檢疫所前不分男女老少脫去褲子，被按倒往肛門插針“檢疫”後，少量帶走，不知所終。大量人被投入了檢疫所一側的難民所，或被趕回船上。



廣州水上門戶南石頭，由江心島的車歪、江東側的鎮南炮臺夾江守護。

當地居民鐘瑞榮說：香港來船密密麻麻，把整個江面都蓋住了，數都數不清。



南石頭江邊是用石牆圍起來面積 47 畝多的廣州懲戒場，日軍佔領廣州後，將懲教場改設為難民收容所，西北有粵港海關海港檢疫所。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香港抗戰歷史研究會
Hong Kong War History Research Association

駭人聽聞的南石頭慘案



日軍的粵港海關海港檢疫所



2017 年 2 月，原文化部副部長、國家文物局局長勵小捷，察看門廊頂上仍能見到的日文

難民被送進容量一千多人的難民所，有時會擠進五千人，連鎮南炮臺的通道裡也塞滿了。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香港抗戰歷史研究會
Hong Kong War History Research Association

駭人聽聞的南石頭慘案



市民何瓊菊：1942年年初，日本人連哄帶嚇逼我們走。我帶著兒女，家婆一家4口，乘上拖渡輪船回廣州，這條船一共有480人左右。到了南石頭，不許上岸，要驗大便。如果有問題，就有去無回了。好在有位偽警員上船探親人，我塞了一把錢給他，請他代帶信給我家姊。我姐夫雇了一隻小艇，悄悄從外側靠近

輪船，把兩個孩子從舷窗偷接了出去。如果被發現，日軍巡邏艇會直沖過來，把小艇撞沉。晚上有年輕的男子跳珠江，臭水逃跑，被日本兵抓住，把他的衣服剝光，綁在外邊，活活凍死。晚上，常常聽到日本兵打人的聲音。日本兵天天上船檢疫，認為誰有問題就拉走，在船上住了一個多月，我逃走的時候，480人只剩下40餘人了。見到過有些在船上死的，被日本兵扔下了河，其餘的人說是送傳染病室，沒有再回，我離開船之後這麼多年，也不曾再見到船上任何人。

香港難民何榮清說，1942年1月，我與伯母戚顏彩隨著難民潮，曉行夜宿，往廣州行走，到寶安南頭，就被攔住，稱路上有土匪殺人搶劫，皇軍為表示對難民的關心，專門派船送到廣州，不要走路，猶豫之際，便連推帶拉把人往江邊的大木船上送。一船百餘人，當時四條，人一塞滿，就由小火輪拖廣州。到南石頭，上來荷槍實彈的日本兵。一個個被押上岸檢疫，所謂檢疫，只是拿根小管插一下肛門。兩三天后，船上就發現了跳蚤，船在江心，何來跳蚤？第三天，便有人死了。每天都有日本兵上船選幾個青壯年往外帶，從此一去無回。七八天后，船上人就只餘三分之一左右了。“我所搭的不是慈善難民船，是由日軍有計劃，有步驟誘逼香港回鄉難民，拿活人去作實驗的細菌戰實驗船。”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香港抗戰歷史研究會
Hong Kong War History Research Association

駭人聽聞的南石頭慘案



村民肖永光說：“1941年9月上旬，兩個戴帽穿白大褂的日本兵把我9歲弟弟肖樹拖入檢疫所，關了九天九夜，到第十日凌晨兩點，他鑽水渠逃了出來，在南箕治療三個月，中醫說他毒氣攻心、紅腫，面目很腫。幾個月後就死了”

馮奇：1939年我在廣州，日本人帶著大狼狗上來，把我們拉到南石頭懲戒場。被關在裡面，到了1942年，突然間來了很多船的香港難民，很臭。香港難民對每日喝味粥不習慣，有很多人拉肚子，嘔吐，所以難民所每日都死很多人，有時一天死二三十人，有時一百多人，二三月份死的人更多，超過了二三百人。當時民諺說：“籠中鳥，難高飛，不食味粥肚又饑，肚痛必同無藥止，一定死落化骨池。”



村民說，南石頭難民所關過不少“大肚婆”。在凍餓交迫下，有人流產了，餓得發慌，只好把死嬰煮了吃。日軍把嬰兒的殘肢、內臟掛在產婦身上，拉去遊街，聲稱這就是“支那豬”。有逃跑的，電網上電死。未死的，抓回來，吊在船桅上風乾示眾。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香港抗戰歷史研究會
Hong Kong War History Research Association

駭人聽聞的南石頭慘案

化骨池

居民何金：我爸爸在 1941 年被日本人拉入難民所，有人告訴我他已經死了，扔進化骨池。在難民所裡面，用磚和水泥建了兩個並排在一起的化骨池，每個大約 20 余平方米，高約 4 米。我們兩姐妹就去化骨池找，站在石級上叫人去翻屍體，翻到第六個才找到。



村民肖錚（1994 訪問，2015 已故）：我從 1941 年入難民收容所到難民所解散才出來，香港難民進來時，不夠地方住，只能睡通道，每天有 40-50 人死。部分被扔到化骨池，一層死屍一層白灰，死屍發酵發臭，軍官來到，聞到臭味都嘔吐，後來才下令把死屍抬到現在紙廠醫務所後面，挖個大坑來埋，那時我的父親參加抬死屍。



肖錚手繪難民營平面圖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香港抗戰歷史研究會
Hong Kong War History Research Association

駭人聽聞的南石頭慘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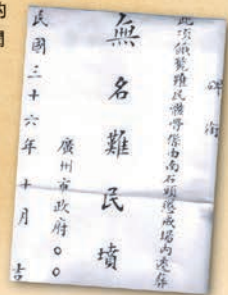
日軍編寫的“陸軍衛生史”上寫道：



“在河南南邊 6 公里，離開居民的地方進行土葬，但隨着時間的推移，地方越來越窄小，與此同時，人hand搬運車輛也難以保證，由於經費出奇的多，不得不改為火葬，再考慮到火葬用的燃料（汽油、木柴）也不容易到手，最後決定實施「E 式屍體處理法」，即是用水泥造

一個佔地 2.5 平方米（按：這個數字有誤，應為 25 平方米），高約 3 米餘的四角梯形，從上面抬入屍體，讓其自然腐爛。這樣的建築物造了兩個，堆放了 50-60 具屍體，過了一段時間，首先放入該處的屍體開始腐爛，水份滲透到地下，或者蒸發後，再堆放 50-60 具屍體，這樣交替進行，到最後屍體收放完畢，才封閉上部投入口，正面寫上「無名靈牌」幾個大字，並讓僧侶超渡，從而騙取居民的讚賞。然而，由於順風，附近的村莊經常聞到難以忍受的惡臭，人們十分嫌惡，於是，不能再用法，必須考慮別的方法。”

當年國民政府為南石頭難民營死難同胞立碑的文件：在營內二十多平方的「化骨池」內，就起出幾佰骸骨，雇二十個臨時工搬了兩天。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香港抗戰歷史研究會
Hong Kong War History Research Association

駭人聽聞的南石頭慘案

萬人坑

1994年，香港記者採訪目睹這一慘狀的南石西80多歲的鐘瑞榮：當年每天都有大批屍體由難民所抬出，日軍雇人在現南石頭派出所及南箕路一帶挖一道深溝，屍體填滿後，就在旁邊再掘另一道深溝，屍體填滿後，就在旁邊再掘另一道溝，新泥土就用作覆蓋前面的屍體。第一道溝屍體化解，塌陷下去，再鋪上另一層屍體叫做“迴圈作業”。鐘瑞榮估計，當時被這樣埋葬的屍體，超過十萬具。

(肖宇、林熊採訪報導，載香港《東方日報》1994年11月26日)

當時難民所有兩部豬籠車，夜以繼日把裡邊的屍體往外拉，扔到了鄧崗斜的“萬人坑”，不知拉了多少個月，兩部豬籠車都拉壞了，就用人來抬，雇傭了6位抬屍人，不是一個一個地抬，而是一堆一堆的。死者進來後，又餓，又驚，最後只剩一把骨頭了，豬籠車及擔架上，還露出被老鼠咬爛的腳趾，有的還沒死，還會歎氣，嘴巴一合一開的。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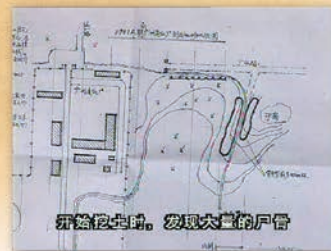
香港抗戰歷史研究會
Hong Kong War History Research Association

駭人聽聞的南石頭慘案



原廣州造紙廠基建負責人梁時暢在接受BBC電臺George Dong的採訪：

曾任廣州造紙廠的基建負責人梁時暢：1953年開始在南石頭崗挖掘職工住宅，不超過0.5米就有無棺木的白骨，零亂，色白，很脆，層層疊疊，每層有黃土30公分隔開，由地表面，深至2公尺內均可見。其數量之多，無法估計。



圖為五十年代廣州紙廠發現大批屍骨的地圖。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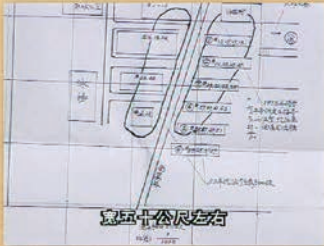


香港抗戰歷史研究會
Hong Kong War History Research Association

駭人聽聞的南石頭慘案



80年代時任廣州紙廠基建辦主任沈時盛在記者採訪時表示，1982年以後在南箕路地段新建職工宿舍，挖地基時發現大批屍骨共3-4批，當時多數挖到1米多深就發現成片屍骨，雜亂無章。紙廠出錢請民工把屍骨運到廣州太和和增城臘埔的山區安放。



圖為88年紙廠擴建時發現大批屍骨地圖。當時畫下的萬人坑草圖，寬50余米，長100多米。這裡是個窪地，幾乎填平了。



今日南箕路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香港抗戰歷史研究會
Hong Kong War History Research Association

駭人聽聞的南石頭慘案



抗戰時的陳安良在粵北

抗戰時在粵北調查過日軍細菌戰，又知悉南石頭慘案的留德防疫學家陳安良醫生說，鄧崗斜萬人坑按100米長50米寬計算，約5000平方米。中國南方人身長1.6米上下，一次全覆蓋，就不會低於萬多具屍體，現在僅2米深就發現三層，底下呢？在華南濕熱狀態下，戶外蓋薄土屍體腐爛下塌，只需二十多天。到底可以有多少層？鄧崗斜原是山窩窪地，又是進行“迴圈作業”，現在南箕路已不再有窪地了，如從窪底算起，遠不止2米深了。這裡有多少萬具屍骨啊？可能不止六萬了！真的有待進一步發掘了。

廣州造紙廠老職工曹惠英追憶道“挖掘出最多的地點，是現在的南箕路東西兩側，即舊南石頭街辦事處及公安派出所的地段。我看到不少於300~400個骷髏頭骨，令人寒心與恐怖。幾十年裡，每每下滂沱大雨，雨水經過這片山坡，變成黑色，山坡下的水稻、蔬菜，山坡上的草木，都長得分外茂盛，綠得發黑，當是血水淤積化成的。廠房與樓房間的樹木、花草，現在看起來也似乎有些異樣。”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香港抗戰歷史研究會
Hong Kong War History Research Association

駭人聽聞的南石頭慘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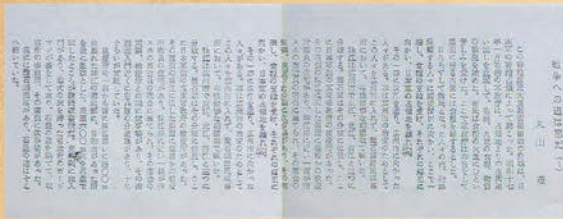
日軍 8604 部隊老兵的證言



日軍 8604 部隊老兵丸山茂的證言說：難民“從珠江溯流而上，湧向廣州”（日本）軍方為了保持廣州市的治安穩定，而不讓他們進入廣州，關在南石頭難民所，施以慘無人道的細菌戰。

丸山茂說：由於香港來的難民太多，收容所已人滿為患。上面下令，用細菌殺

死他們。首先在收容所內的 4 個水井投放了傷寒菌、副傷寒菌。可是，由於難民不喝生水，也不吃沒煮過、沒炒過的食物，因此未能成功。於是，部隊長佐藤俊二派飛機去軍醫學校取來腸炎沙門氏菌（副傷寒菌），把它們投放到飲用的湯水中，在難民不知不覺的狀況下投放細菌……當晚就出現病患者。死亡率很高，死者埋葬的方式是就地埋葬。及至最後，連掩蓋屍體的土也用完了。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香港抗戰歷史研究會
Hong Kong War History Research Association

駭人聽聞的南石頭慘案



丸山茂悔過書手跡



難民所廚房，日軍在此投入沙門氏菌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香港抗戰歷史研究會
Hong Kong War History Research Association

駭人聽聞的南石頭慘案



丸山茂 的場守喜

丸山茂與他的同鄉 南石頭難民營日軍主管 的場守喜



難民營全景

肖錚也被強迫在腳踝打了針，將近 70 年過去，腳還是黑的，發爛了好些年。這是炭疽菌的後果。可見，用在南石頭的細菌，不僅僅是沙門氏菌。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香港抗戰歷史研究會
Hong Kong War History Research Association

駭人聽聞的南石頭慘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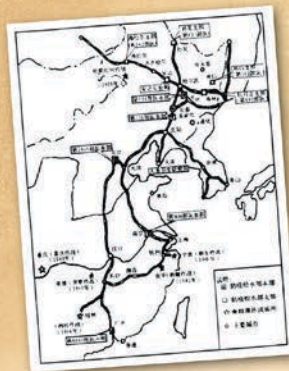
波字 8604 部隊總部



原廣州中山大學醫學院在日占時期成為了波字 8604 部隊的總部



圖為中山醫科大學辦公大樓，現為廣州市文物保護單位。



“七七”事變後，日軍細菌部隊迅速地擴大。除了臭名昭著的 731 外，北平成立了甲字第 1855 細菌部隊。1939 年，波字第 8604 部隊在廣東編成，榮字第 1644 部隊在南京編成。1942 年佔領新加坡後，岡字第 9420 部隊也編成了。731、1855、8604、1644、9420 共五支細菌戰部隊，統由石井四郎指揮，共約 2 萬人。石井四郎一再向天皇及軍方表示：“現代化的武器唯一的就是細菌武器，日本對細菌戰是有把握的。”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香港抗戰歷史研究會
Hong Kong War History Research Association

駭人聽聞的南石頭慘案

糟川良谷，他是陪同丸山茂一起來中國調查的研究員。他說：丸山茂先生是1942年7月到8月期間待在南石頭的，剛好瞭解到香港難民被殘殺的情況，他的戰友的場守喜長期在南石頭工作，向他詳細真實地敘述了殘殺香港難民的情況。



井上睦雄

糟川良谷提供了當年在中山醫進行活體解剖與培養鼠疫菌的井上睦雄證詞：在病理解剖班中，解剖的主刀是橋木，當助手的有我，佐藤吉己、高杉等人，我很清晰地記得在橋木剖開屍體內臟的同時，我們則打開頭蓋骨。一切開頭部、臉部再前後使勁一掰，頭蓋骨便露出來了。緊接著，使用特製的醫用鋸，把中間的腦間膜劃開，在切口處把一把銼子插進去，“咻”的一聲，頭蓋骨的上部便被打開了。內臟則由橋木負責取出，把屍體從喉部一直切到腹部，而後把手插入到喉嚨當中，抓住舌頭的根部，再往外一扯，內臟也就半點不拉地拽出來了，然後割下需要的部分。與此同時，用剪刀剪開腦間膜，把腦神經逐根剪斷，再把集中在下垂體的神經剪斷，從而取出了腦的整部。之後，用福馬林把取出的腦部泡製成標本。用刀片切成薄薄的一片，再貼在玻璃板上，放到顯微鏡下，加以染色。當標本切片上染有瘧疾細菌，則會沾上染色液，從染色上就能判斷標本感染瘧疾的程度，還有瘧疾的類型。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香港抗戰歷史研究會
Hong Kong War History Research Association

駭人聽聞的南石頭慘案

井上說，一天能解剖三具上下，一年就可達一千左右。而他到達之前，波字 8604 部隊已在此有三年多時間了，香港難民湧入也有一年多時間了，被解剖的死於細菌屠殺的屍體，不會少於 3000 具，這已大於其在哈爾濱的總部 731 的殺人數量。常常每天有四五具屍體送到病理班，整天也解剖不完。

“病理解剖時也有據說是間諜或遊擊隊員的屍體，屍體的顱骨被槍擊過，是憲兵射擊的。額裡有一個地方骨頭兩層重疊，有時即使被子彈擊中會引起腦震盪但不至於死。確切地說，那不是屍體，而是活體，心臟仍在跳動。為了止血，用鉗子鉗制血管，把血管挖出來在顯微鏡下觀看，只見紅血球和白血球都聚集成簇，心臟跳動時它們就滾動，煞是美麗。”

井上睦雄在波字 8604 部隊中從事鼠疫培養和病體解剖等工作的第 4 課，由液邊軍醫中佐任課長。該課是用鐵絲網圍起來的，禁止與外部人員交往。食住等一切生活都在裏面進行。只有晚上點燈時才能看到一點，裏面的棚子擠滿了石油罐。有時從外面運來很大的行李（可能是已被麻醉的活人或屍體），連哨兵也不能看到裏面裝的什麼東西。



手術室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香港抗戰歷史研究會
Hong Kong War History Research Association

駭人聽聞的南石頭慘案



當年日軍由穿白大衣的軍人挨家挨戶地收集活鼠，然後送到東較場中山醫處。昆蟲班就在現中山醫科大學北門與東門之間，飼養了幾十萬隻老鼠。打開石油罐（十八立升）的蓋子，在罐底鋪上鋸末，再撒上幹血，鋸末之上是一個裝老鼠的鐵籠子，老鼠在鐵籠中不能轉動，鐵籠有一個小缺口，以便給老鼠投餵。接著再往鼠身上撒幹血，放入鼠疫跳蚤，老鼠被吸幹血後只剩下皮包骨，於是

被扔掉，又補充新的老鼠，繁殖大量的鼠疫跳蚤。房間裡有一百個左右的石油罐，我們奉了提高產量的命令輪換工作。鼠疫跳蚤每月需要十公斤，龜澤（鹿郎）軍醫大佐就要求生產十五公斤。到了1945年，日軍已心知敗局已定，所以，部隊的細菌培植倍增。聽說美軍將在中國南海岸登陸，這種鼠疫戰將發揮最大作用。大本營要求1945年8月前準備好1000-2000公斤鼠疫跳蚤。

（每一毫升鼠疫跳蚤足以使100人致命，僅此產品就可奪去一、二億人的性命）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香港抗戰歷史研究會
Hong Kong War History Research Association

駭人聽聞的南石頭慘案



這張合影大照片的右側牌匾上，寫著“田中嚴部隊本部”。田中嚴是波字8604部隊的首任長官。這支部隊與吳名昭著、從事細菌戰和生物戰實驗的731部隊同類。前身是創建於昭和13（1938）年9月7日的第21野戰防疫部，以井上少佐為首，約150人，組建於大阪。

1938年10月12日，波字8604部隊在廣東大亞灣登陸，31日抵達廣州，在原中山大學醫學院（當時該校已撤往後方）設置本部，對外稱華南防疫給水部，屬華南派遣軍司令部直轄。其歷任部隊長依次為田中岩軍醫大佐、佐佐木高行、佐藤俊二、龜澤鹿郎。



除本部外，該部隊還將兵力分派到廣東各地及華中蘇州、福建、廣西、香港（九龍）等地區，打著為中國人防疫、救護等和平旗號，進行細菌試驗和秘密作戰。

1993年，老兵丸山茂在東京參觀731部隊罪行展後，良心受到很大震動，首次在東京揭露出這支部隊：“當時我是廣州波字第8604部隊第1課細菌檢驗班班長……該機構較龐大，是配屬數百名專業人員的師團級單位。本部下設細菌研究、傳染病治療研究、鼠疫培養及病體解剖等6個課。其中有專業將校約100人。”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香港抗戰歷史研究會
Hong Kong War History Research Association

駭人聽聞的南石頭慘案



侵華日軍遺留日本物品

8604 部隊用具



廣州·香港·滬京會



8604 部隊人員使用顯微鏡時的照片



日軍用於培訓的課椅，上面明顯刻有日軍標記。



侵華日軍細菌戰廣州大本營舊址石碑。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香港抗戰歷史研究會
Hong Kong War History Research Association

駭人聽聞的南石頭慘案

港穗同飲一江水，血脈相連，就在我們身邊，在我們尚有記憶的年代，對發生在我們上二三代身上最黑暗也最恐怖的大慘劇，對人類生存尊嚴、人類正義最無恥的蔑視。我們不能忘記，置身事外。到今天，南石頭到底有多少香港難民冤魂？已經不是最重要的事了。重要的是我們要做些什麼，讓冤魂得以安息，遠離戰爭和不義。



丸山茂跪下請罪

我們要認可亡魂的痛苦，他們每一個都擁有創造活潑生活的生命權利，不應該任人宰殺！他們是我們的先人，紀念他們，實際上是留住我們的正義與良知，救贖我們的靈魂，忘記他們，我們難以向歷史、向後人交代。作為他們的子子孫孫，我們有良知，有慈悲、有血性；我們珍惜生命，不再冷漠。現在廣州政府已考慮在原址建設紀念館。我們正在爭取政府和民間合作，兩地共建一個遺址紀念館、一個生命博物館、一個抗戰文化研究院、一個應急求生救護訓練中心，共同組成一座“珍惜生命，共創未來”和平公園。以警醒後人，融合兩地，自立于世界文明。期待著有心人的共同參與和努力！

香港抗戰歷史研究會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小靈的呼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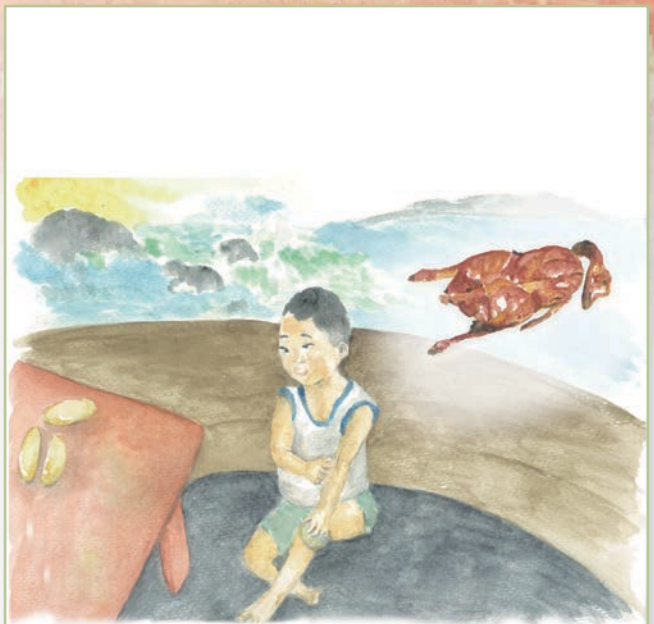
(香港抗戰歷史研究會)

小靈的呼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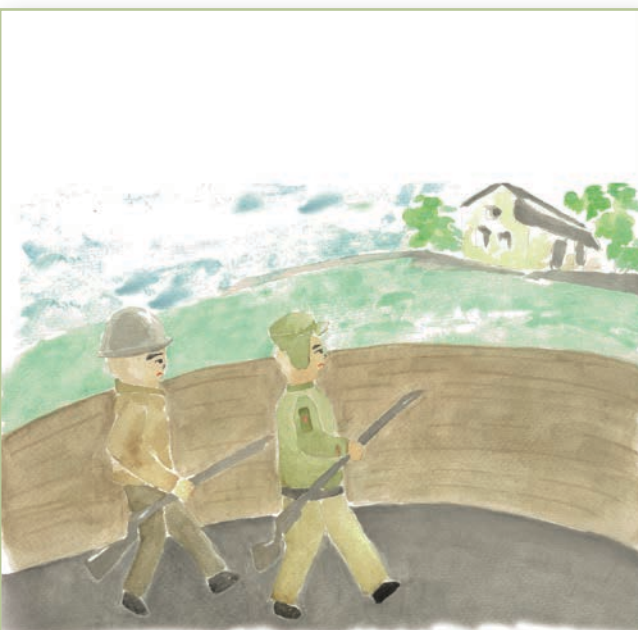




我叫小靈，1933年在香港出世，不久，日本兵來了，我們全家都沒有吃的。我真想念爺爺嫲嫲在廣州給我做的美食。



我們全家想返廣州鄉下，爸爸說路上危險。好在日本人說派船送我們去廣州，我真想快點見到嫲嫲。



到了近廣州的南石頭，兇神惡煞的日本兵衝上船來，嚇壞我了。



日本兵把我們帶到岸上檢疫所，要我們都脫了褲子，用玻璃棍插入屁股，痛死了。



日本兵硬說媽媽有病，把她帶走，把我們趕回船上。媽媽，我要媽媽啊！嗚嗚……



媽媽沒有回來，船裡突然又髒又臭，到處有跳蚤，隔離的老爺爺很快不會動了，日本兵把他扔下珠江，我怕呀，爸爸，你快抱抱我！



忽然，日本兵又把我們和同船香港人趕上岸，我怕怕！



我們被押入南石頭難民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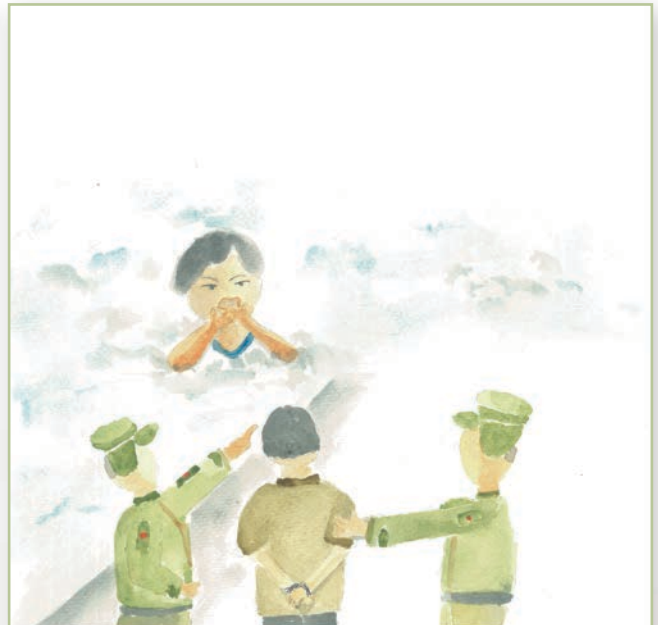
住的地方只有四面牆，頭上茅草蓋頂，很冷，很擠，又餓。



捱到中午，終於有人進來派粥了！我很高興。



送來的粥有怪味，食了，我肚痛得在地上打滾。啊啊...



我痛得靈魂出竅，慢慢覺得自己升天了。我要找爸爸媽媽！爸爸，怎麼會被日本兵捉住，綁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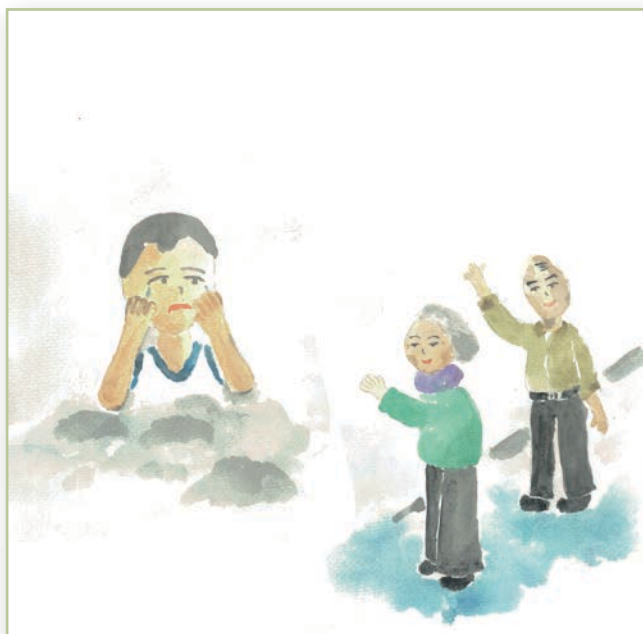
日本兵把爸爸帶到什麼地方？要幹什麼？我大聲叫喊：爸爸啊！



穿白衣的人把傷寒菌打入爸爸身體，還把他解剖了！我的爸爸啊，你痛嗎？我痛啊！



我又看到爸爸的頭骨被運去了日本。媽媽被扔到南石頭難民營的化骨池，我和無數香港人被埋在萬人坑里。



我冤啊，我只好在上天在不斷遊走，呼號！我們為什麼莫名其妙地死去？我要爸爸媽媽，還未見上面的爺爺嫲嫲，能為我們伸冤嗎！



過了多少年，一個叫丸山茂的日本兵受良心責備，前來廣州謝罪，終於揭開了南石頭難民營的真相。我以為我們一家冤魂至少可以相聚了吧？



日本人來了，又走了。我和千萬香港人還躺在黑暗裡。聽說，這裡要建起高樓，我們會不會永遠被壓在重重的水泥底下呢？



爺爺孃孃救不了我們。我的小伙伴，我的香港新政府，我的國家，相信不會忘記我們吧？我和無數香港亡靈，有沒有回家的一天呢？我們就真的永遠永遠在夜空流浪，無處可歸？



我多麼希望，在南石頭有個紀念館，讓我們安身，有個生命博物館，讓世人珍惜生命，有個粵港共建的和平公園，使香港和中國的後代永遠不要戰爭，不要再遭我們的苦難。我遊走呼號七十多年了，還要再等多久呢？

花活 (1995 - 2017) 絮動





前排為2015年9月3日香港抗日老戰士
赴京觀禮的十名代表



拜祭馮芝烈士







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活動





鳴謝

中聯辦

廣東省民政廳

贊助人兼大會會長
嚴徐玉珊女士/黃美斯小姐

深圳廣播電影電視集團

香港抗戰歷史研究會

東江縱隊歷史研究會

